

图书馆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及实效反馈机制研究*

刘 阳

摘 要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发挥对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作用是其责任使然。图书馆要依托自身资源,凸显自己的特色,让“协作的道德”在图书馆生根,让道德教育的“代际互动”在图书馆成为常态,让自身的资源价值成为道德生成的促进剂,并通过实效反馈点、实效反馈方式、实效反馈信息的处理与利用等途径,实现对图书馆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实效性的反馈。

关键词 未成年人;道德认知;图书馆价值;代际;反馈机制

分类号 G258.7

Abstract As a soci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e library plays the role in the minors' moral education. The library should depend on its own resources, highligh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let "collaboration of morality" in the library to take root, and make moral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become the norm in the library, make its own resource value moral generated promoter. Based on the effective feedback points, effective feedback mode,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ways of effective feedback information, the library can realize the effectiveness feedback of library minors'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Minors; Moral cognition; Value of library;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mechanism

Class Number G258.7

1 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应然性

1.1 未成年人道德状况的实证调研

笔者对天津地区市内六区以及西青、汉沽、宝坻在内的十二所中小学 835 名学生进行了“未成年人道德状况”抽样调研。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故事,对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阶段进行划分,发现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按照年龄的分布,基本处于合理的道德认知阶段。但是在农村地区,同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对同一道德素材的认知分歧较大,一些甚至低于正常年龄段的认知水平,这种情况在城市里的学生中则没有出现,说明农村基本道德教育的参差以及整体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第二部分为基本的道德认知以及道德实践测试。从问卷中可以反映出城乡未成年人在一些比如“遵守交通规则”、“随意倾倒垃圾”、“社会责任感缺乏支撑”等基本道德认知和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较多。尤其是处于高中阶段的孩子,在问及“与家长间是否存在道德价值观冲突”时,54%的学生选择“经常”,其中 74% 来源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与认同”。

“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方式是否满意”这一项,62% 的学生选择“不满意”,对“社会其他道德教育方式”51% 的学生表示“不寄予过多希望”。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存在道德问题,很大一部分出现在教育的环节。

1.2 图书馆自身价值的考问与挑战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图书馆也往往被称作教育的“第二课堂”,这些都肯定了图书馆的价值。但是,面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出现的问题,面对学生对现行道德教育方式的不认可,从价值论的角度以及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来衡量图书馆的价值,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程焕文把图书馆价值分为资源价值和社会价值,前者指信息资源、空间资源和文化资源,后者指自由和平等。^[1]但是,如果能够提供这种价值的不只是图书馆,面对像 Question Point 这样的全球性参考咨询项目的推荐,可能加剧了图书馆用户不在访问图书馆这个实体,用户不需要再从图书馆获取信息。^[2]而且,从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来说,平等和自由这种极具道德教育的职能,图书馆似乎又甘愿让位于学校教育。纵观图书馆界,潜心

*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未成年人道德认知状况的实证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TJZX10-0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研究图书馆自由、平等之精神亦或探讨道德教育模式的学者与实践均不多见,这其实就是图书馆社会价值的缺位。在这种内困外忧的情况下,图书馆还会不会被认可?图书馆又何以保持自身的发展?

笔者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越有体现自身价值的空间,而且社会价值和资源价值还可以相互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就是一个值得探索和体现图书馆价值的领域,也是将图书馆资源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的粘合剂。图书馆并不能单纯的认为道德教育的主力在学校,其实学校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同样面临着“不被认可”以及实效性差的压力。而且纵观图书馆,它实施道德教育的平台是综合的,更有摆脱学校硬性道德教育的嫌疑和空间,不一定在效果上亚于学校。正如当今手机的照相功能将数码相机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样,虽其效果远远无法与数码相机相比,但是照相的功能依附在了手机这个综合体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样,图书馆的道德教育不应该剥离图书馆这个综合载体而被单独看待,依靠其整体功能一样可以积极的引领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深化道德教育改革。

2 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策略

2.1 让“协作的道德”在图书馆生根

皮亚杰在儿童玩弹子游戏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律的道德”的生长机理,也有学者归纳为“协作的道德”。正如皮亚杰所说,“一切的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3]即儿童在游戏过程中以平等的精神所自发和自主地达成道德规则。这种“协作的道德”充分地尊重了未成年人之间相互作用对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形成的意义,也是儿童自主制订规则的道德,追求平等的公正。

然而,在我国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环节,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更多的还是习惯于所谓“约束的道德”的教育模式,即由成年人制订道德规则并以他律的方式强加给儿童的道德教育模式。协作的道德作为儿童道德价值观形成的路径之一,往往不被应用于主流的道德教育中。这恰恰是图书馆体系对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切入点。在图书馆的教育体系中,不存在家长式的权威,更不用坚守学校德育的课堂教育模

式。因此,就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来讲,“协作的道德”在图书馆有充分的生长空间,可以促进道德教育思路的转向,对学校的道德教育也是一个极好的补充并极具示范作用。

图书馆开展协作性的道德教育模式,首先要以一定的“游戏活动”为基础并创建一个自由、平等、充分交流的平台,允许未成年人发表自己的见解,自主协调分歧。同辈群体必然自主形成一种儿童社会的“内在秩序”。这种内在秩序是在儿童平等、互惠、协作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儿童在这种协作互助的关系中实现着自我道德教育。^[4]其次,图书馆员还要善于“诠释游戏”。所谓“诠释游戏”就是有意识的把未成年人参与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的协作、效果给予道德评价。现在很多图书馆都积极的组织各项活动,以广州少儿图书馆为例,每年会组织 600 余次的活动,为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平台。但是孩子在游戏之后是否都受到了道德上的教育,恐怕还要具体分析。一项活动往往蕴含着许多道理,但有可能孩子自身都没有意识到,这时就需要成年人及时挖掘其中的道德价值并诠释给孩子以引起共鸣。如果设计一些更具有显性道德教育意义的活动,其教育效果会更大。皮亚杰发现了自我道德教育的意义。图书馆就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实验,充分让“协作的道德”在图书馆生根发芽。这也对图书馆的资源环境设置以及馆员的素质与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道德教育的“代际互动”成为常态

“代际”一词一般发轫于资源、环境方面,多停留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维度。近年有学者将其引入道德教育的范畴,探讨家庭不同辈份成员间价值观的代沟与协调等代际伦理问题。笔者认为,图书馆开展“代际互动”式的道德教育,更具有普遍性和推动性。另外,社会也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带动代际间道德价值观的互动与社会化,尤其对于当今的家庭来说,“不同代人之间冲突的日趋公开化,现在的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指导孩子的行为充满信心。”^[5]

图书馆开展“代际互动”道德教育,是指图书馆有效的组织与引导家长、教师与未成年人之间在道德价值观上相互社会化和良性互动的过程。这既是对单纯的“约束的道德教育模式”的民主化又是对协作性道德教育模式的有益补充。图书馆开展道德教育的“代际互动”模式,既是一种全新的

探索又是日常工作的道德化,可以开创全新的教育形式。其中最为急需的就是在图书馆开设专门的道德价值观代际互动室,以专门的道德教育主题为组织形式。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里引发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的碰撞,并通过平等讨论的形式达成一致,实现代际之间道德价值观的相互社会化和良性互动并重构代际关系。这要求图书馆组织专门的馆员承担任务,以当今社会上代际之间价值观冲突比较大的具体事例、电影片段、视频或者“道德两难故事”、“对偶故事”当作讨论的素材,组织馆员在讨论中判断代际双方道德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所持价值观是否正确,冲突的聚焦点在哪里,调和的契合点在哪里等具体的关键问题,既要成年人合理的价值观传递给未成年人,尤其是那些自身道德价值观尚未全面形成的儿童,又要将新时代未成年人合理的道德诉求传递给成年人,帮其改变那些封建保守的价值观以及话语的霸权性。

2.3 图书馆道德教育的资源促进机制

图书馆开展道德教育,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资源。笔者在前文讨论过,无论是协作中产生的道德还是道德教育的“代际互动”,其实都离不开对资源价值的利用。但是,资源价值怎样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内生,这就是一个涉及图书馆资源价值如何利用的问题。

首先,拒绝“偶然的环境”。杜威认为“任何环境,除非它已被按照它的教育效果深思熟虑地进行了调节,否则就它的教育影响而论,乃是一个偶然的环境。”^[6]可见,未成年人的道德生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资源价值的利用设计。以北京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为例,伴随着网页打开,会听到一段宣传文明上网的广播,它与硬生生的建议与提要求不同,网站通过播放一段“蜘蛛和蝴蝶的故事”提醒小朋友文明上网。^[7]其实这就是一种巧妙的资源利用设计,无形之中就会对未成年人产生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馆员在日常的图书推荐以及参考咨询活动中,完全可以在单纯的业务关系上加以道德价值的引领。也只有这样,图书馆才会“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的不断聚集更多的读者,即使信息化的冲击再大,图书馆仍旧有其生命的支撑。

其次,资源的“推送”与“漂流”助力道德教育。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价值在育人方面的作用是最为直接的,但是,如何把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资源准

确、及时的与未成年人对接,如何助力偏远地区孩子的道德养成,这就是图书馆资源价值促进道德生成的重要问题。图书馆要进行用户分析,在了解各层次、各类未成年人信息和资源需求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用户资料库,对相关道德教育资源进行聚集和整合,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服务。^[8]针对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图书馆可以效仿“青番茄”图书馆的做法,将图书“漂流化”,即对周边难于利用图书馆的孩子实行免费邮寄借、还图书。目前,我国有七千万留守儿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来看,这也无疑是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最好的发力点。只有这样,图书馆资源价值才能最大化的助力道德生成,真正实现图书馆的价值。

3 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实效反馈机制研究

3.1 实效反馈内容

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无论是模式研究还是资源的利用方式,都要接受检验。是否有效的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年龄层次、受教育者的客观水平;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理解的困难性以及应用过程中操作是否复杂、对周边设施、环境、配套标准是否有较高的要求,均要通过反馈点来进行反馈。这就需要三个基本的反馈点:第一,适用性反馈。所谓适用性反馈是指道德教育模式所内涵的教育方式、方法对受教育者适合应用的程度,以及达到教育目的程度的一种信息返回机制。第二,效用性反馈。所谓效用,是对总目标的效能价值或贡献大小的一种测度。道德教育模式的效用性反馈,实际就是测量其对道德教育目标或道德教育有效性的贡献大小。第三,缺陷性反馈。它是指道德教育模式以及资源利用形式的瑕疵、缺点、欠缺、不完美等方面的信息返回机制。缺陷性反馈实质上是一种建设性反馈,是一种对于改进道德教育模式自身缺陷及应用缺陷更加有效的反馈机制。

3.2 实效反馈方式

实效反馈点可以最大程度地反应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但同样需要具体反馈方式的支撑。第一,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法亦称“书面调查法”或“填表法”,是用书面形式通过向调查者发出简明扼要的调查表,并通过填写对有

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来间接获得材料和信息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别访谈。道德教育模式在应用过程中的实效性通过问卷调查可以有一个有效的反馈,但是道德教育不同于其它教育,很大一部分效果是隐藏在未成年人内心深处,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一些隐性效用。在这时我们就要结合个别访谈的形式来对道德教育模式产生的隐性效用加以挖掘。第三,实践检验。在检验道德教育模式有效性的问题上,无论是调查问卷还是个别访谈形式,所反馈出的实效性都可能与实际的效应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最客观、真实的实效性的展现还是要在实践中反馈出来的,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图书馆要积极利用以上方式,对未成年人以及家长要及时进行相关的跟踪反馈,切实掌握教育的实际效果。

3.3 实效反馈信息的处理与利用

图书馆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模式以及资源利用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人们对道德教育实践的认识不断加强,道德教育模式也会不断地得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并不断建立更为科学的道德教育模式。所以,面对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形势,图书馆

必须要建立那种更加包容和具有自愈系统的科学的道德教育模式,在模式的应用过程中有一个前期选择、中期反馈、后期改进的过程,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同样于此。只有这样,图书馆的道德教育才能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更高级的道德教育机制,使图书馆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尊重。

参考文献:

- [1]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J].图书馆杂志,2013(3):4-8.
- [2]罗彩冬.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184.
- [3](瑞士)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M].傅统先,陆有铨,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1.
- [4]廖小平.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代际维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6.
- [5](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伦[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
- [6](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1.
- [7]北京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EB/OL]. [2014-06-10]. <http://www.bjsky.gov.cn/>.
- [8]王福.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主要路径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11):39.

作者简介:

刘阳(1979-),男,馆员,天津科技大学图书馆,天津,300222。

(上接第86页)

中文应用能力。调查发现,很多留学生是首次来华,他们的汉语基础相当薄弱,仅仅一周一节的汉语课程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学习和利用中文的需求。对于这些特殊读者,需要为他们提供对外汉语教材,方便他们学习汉语,随着他们汉语水平的提高,获取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障碍也会逐渐消失。

4.3 图书馆环境及空间方面

受访者普遍反映,存在自习时“占座难”、以及噪音大的问题。为此,首先,一方面建议学校设法增加自习室;另一方面,建议加强图书馆内共享空间的管理,张贴保持安静的温馨提示,加强巡视,对大声喧哗及大声使用手机的同学及时提醒,为读者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其次,最好为小组学习提供专门的研讨室。小组学习势必会有讨论,这就需要专门的区域供学生进行小组学习,以免打扰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再次,进一步美化图书馆的人文环境。比如增加舒适座椅、开设咖啡厅、增加盆栽植物的摆放等,为读者创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环境。

这也是现代图书馆普遍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张艳芳.回眸近十年国外学者之 LibQUAL+®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0(6):2-6.
- [2]施国洪,王治敏.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135):91-98.
- [3]刘玉娥,刘敏. LibQUAL+®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研究综述[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31(4):31-33.
- [4]杜强,贾丽艳. SPSS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504.
- [5]黄淑芸,蔡青.加强试卷分析提高题库质量[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2).
- [6]傅德印.因子分析统计检验体系的探讨[J].统计研究,2007,24(6):86-90.
- [7]傅德印.主成分分析中的统计检验问题[J].统计教育,2007(6):4-7.
- [8]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08.

作者简介:

李沂濛(1986-),女,馆员,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天津,300070;
常红(1966-),女,教授,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天津,300070;
唐承秀(1965-),女,研究馆员,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天津,300222。